

谜中迷
DISCOVERED
NOVEL
最悬疑



刺杀

张宇瑞 著
Crisis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宇文
张宇文文集

刺杀

张宇文
张宇文文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刺杀 | 张宇文文集 | 张宇文文集 | 张宇文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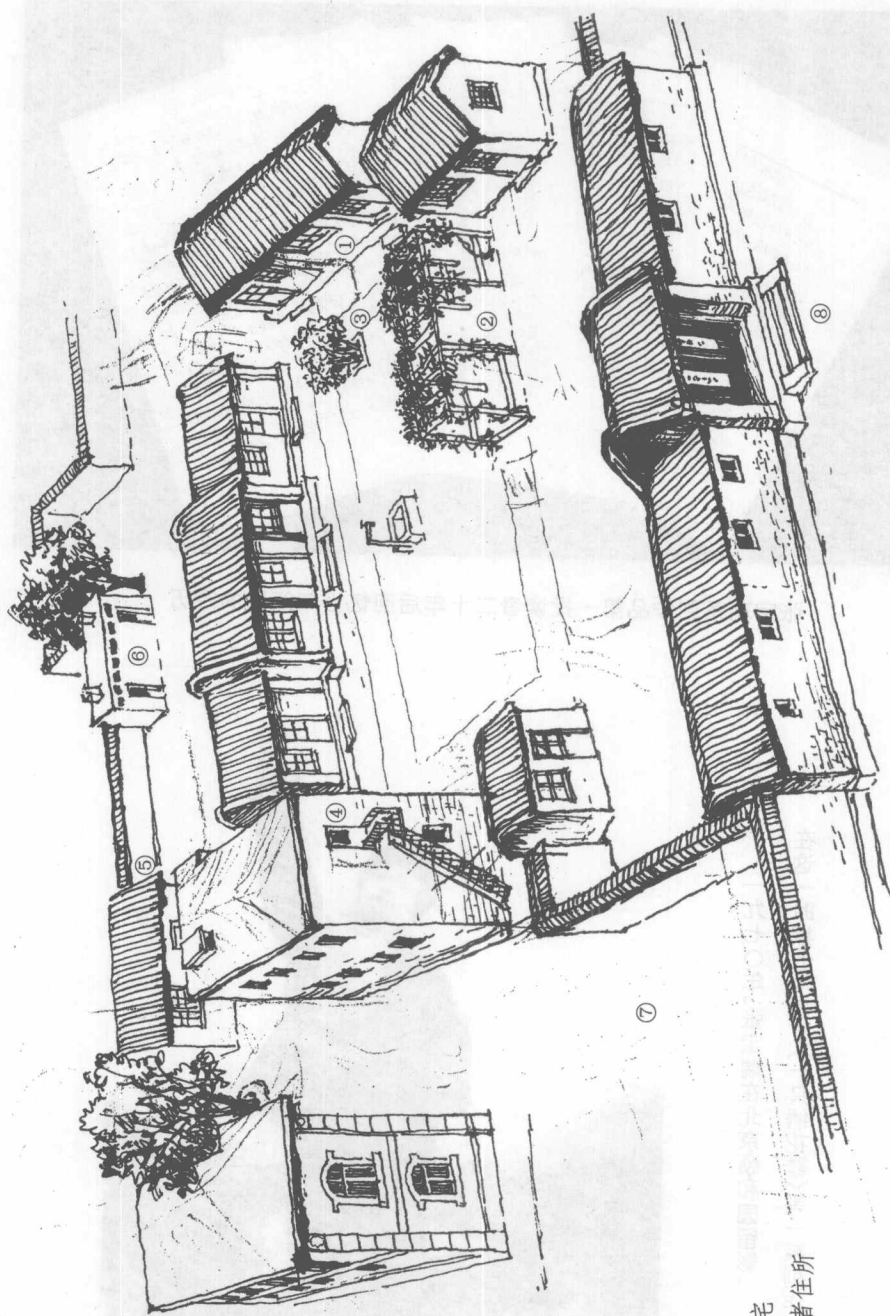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杀/张宝瑞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613-5167-3

I. ①刺...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1657号
图书代号: SK10N0426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赵芝英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167-3
定 价: 25.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 ①作者旧居
- ②小说诞生地
- ③地穴
- ④王家姐妹住宅
- ⑤女精神病患者住所
- ⑥厕所
- ⑦花园
- ⑧正门

北京东单喜鹊胡同 10 号神秘大院内景, 张宝瑞创作灵感的来源(王建树绘)



张宝瑞系列作品第一批读者二十年后回忆当年阅读的经历



一九七〇年，张宝瑞在北京颐和园留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只绣花鞋》等一系列作品

目 录

- 楔 子 /1
- 第一章 将军归来 /6
- 第二章 巴豆惊险 /36
- 第三章 教堂幽灵 /60
- 第四章 一双假肢 /86
- 第五章 黑旗事件 /154
- 第六章 香山遇险 /175
- 第七章 谁是凶手 /208
- 第八章 谍星飞逝 /232

楔子

夜深了。

河面上冉冉升腾的雾气，弥漫开来，像一大片若隐若现的轻纱，裹住了苍翠的林木，裹住了绰绰约约的青瓦房，也裹住了广袤的原野。

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遇到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发出更大的声响。

义乌的深秋，有梦一般的深邃。

龙飞从田野散步归来，推开了一扇漆黑的院门，古老高大的梧桐树叶在这扇门上投下斑驳的阴影。

龙飞绕过院内中央的古井，向北厢房走去，房门半掩，屋内黑暗。

他早已习惯了这种黑暗，不愿开灯惊扰这黑暗。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北厢房，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鼻而来。

中屋是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落款是徐渭的残竹古画，年代已经久远，泛黄的画面上沾有油渍。风卷残竹，叶黄干枯，歪向一边，右上端题有两句行书小诗：饱经春夏秋冬雨，任凭东西南北风。

正中有个八仙桌，两侧有椅，皆是紫檀木制，泛有紫色光泽。左侧是卧房，右侧是书屋。

卧房内有一老式雕花双人木床，雕有精细牡丹藤萝，床侧有一方桌，桌上有一暗蓝色鼓腹花瓶，瓶内插有一束墨菊。床的左侧有一扇窗户，半开，任夜风徐徐而进；花纹厚布窗帘，在风中飒飒而飘。

方桌的上方有一幅黑石国画，画面上通天山墨，密不透风，乱树掩映其中，右上端亦有一题款：旷如无天，密如无地。

龙飞已然困倦，倚住床头，深思熟虑。

他来到浙江义乌市郊区这座祖传老宅已经有二十多天了。

不久前他奉命在台湾侦察国民党海军潜艇的情况，在台湾爱国少女

阿娇的帮助下，登上国民党海军王牌飞鹰号潜艇，后在阿娇的掩护下乘救生艇逃脱。那位年轻秀丽的台湾姑娘阿娇引爆炸弹与飞鹰号潜艇同归于尽。龙飞驾驶救生艇在海中漂泊多天，终于遇到我海军巡逻艇，回到大陆，胜利完成任务。组织上考虑他这段时间工作艰辛身体疲惫，于是让他回故乡度假，歇息一段时间。

龙飞的祖父是清朝的进士，也是著名的诗人和诗社领袖，祖母是当时两江总督的女儿。祖父祖籍浙江省义乌市。龙飞的父亲龙飞翔在上海上大学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主办一个进步文学刊物。龙飞的母亲白莺晓是龙飞翔的同班同学，受龙飞翔的影响，在这个文学刊物当编辑；之后经龙飞翔的介绍也加入中国共产党。白莺晓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南洋富商，曾赞助过孙中山主办的兴中会。龙飞翔生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白莺晓生得小巧玲珑，洁白如玉，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两个人奉党的指示，转到浙江、安徽从事地下工作。以后秘密结婚，不久生下龙飞。他们把龙飞放在浙江义乌的祖母处养育。龙飞翔当时担任中共华东地区党的负责人，白莺晓负责与党的秘密交通站的联络工作，同时兼管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由于原中共组织部长顾顺章的叛变，龙飞翔和白莺晓在出席上海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时，双双被捕。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两个人虽经严刑拷打，但仍坚贞不屈。最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两人处死。刽子手将龙飞翔绑在一个大木板上，活活钉死。临死前他纵身大笑，高唱《国际歌》；白莺晓则被扒光衣服，活活投进黄浦江。

龙飞不愿提及这些往事，一想起这些，便伤心不已。对于爸爸、妈妈，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那时他年龄尚小，后来中共特科处决了叛徒，为爸爸妈妈报了仇。龙飞在祖母处长大，义乌中学毕业后使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大学新闻系。在上高中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在中央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一直受当时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领导，从事学生运动并负责搜集情报。

龙飞没有睡着，思念父母，想到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英勇献身的事迹，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他想起当年重庆中美合作所关押的一位共产党人作的一首诗：任脚

下响着沉重的脚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他又想起另一位共产党人夏明翰烈士临刑前写的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他仿佛看到面对敌人的屠刀和铁锤，爸爸面带微笑，纵声高唱《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敌人凶恶地举起铁锤，把大铁钉钉在爸爸的双肩、胸口、头颅、双手和双腿……鲜血染红了爸爸的衣服……

他又仿佛看到妈妈被匪徒剥得赤身裸体，被装进一个大麻袋，投进汹涌澎湃的黄浦江……

那是一个凄清的黄昏，江水呜咽，小雨淅沥，街上行人寂寥，码头军警林立。

以后地下党组织几十个渔民下江打捞，也没有找到妈妈的尸体。

妈妈可能随波逐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

爸爸残缺的尸体和妈妈生前最喜欢穿的一件旗袍，一起被埋进义乌郊区野草萋萋的山冈，上面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龙飞翔白莺晓之墓，落款是：牢记你们的人民。

每年清明时节，龙飞都要和祖母坐着马车去那里，摆放爸爸生前最喜欢喝的六安瓜片茶叶和妈妈生前最喜欢用的苏州绢扇，扇面上是两只飘飘欲飞的蝴蝶。

每到这时，小龙飞便唱起自己编的一首歌谣：

蝴蝶，蝴蝶，你慢慢飞翔，你的翅膀满载阳光；飞过高山和大海，给四季带来希望。

蝴蝶，蝴蝶，你高高飞翔，你不要忧伤不要彷徨；飞过沼泽和草地，迎来万紫千红鸟语花香。

祖母说，妈妈最后一次来看龙飞时，龙飞正在小床上熟睡。妈妈没有惊醒他，俯下身来深情依依地望着他，轻轻地吻着他的小脸蛋，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淌下来，湿了龙飞的脸蛋。但是龙飞还是没有醒。

妈妈走了，这是永别。她好像预感到什么，依依不舍地倚住门框，目光里充满了忧郁。

妈妈牺牲十年后，祖母也去世了。以后姑姑陪伴龙飞每年清明时节去探望爸爸和妈妈。抗战胜利后，姑姑改嫁给一个富商，出国开创新的生活，这时龙飞也已长大成人了。

姑姑随丈夫到印度尼西亚以后，她的一个儿子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到印尼探母一去不复返，这座老宅便空闲下来。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又无人打扫，这里夜半经常听到有神秘女人的叹息声、咳嗽声、哭泣声、笑声，有时还有光亮，于是附近乡亲都把这老宅称为鬼宅。

龙飞一个月前来到此处，精心打扫一番，扫出的尘土就有两车，还有不少落叶残枝，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在后院的乱石堆里窜出一窝黄鼠狼，连老带少，有七八只。

这座老宅的房后是一片稻田，稻田倚着一片杂树林；走进杂树林，便是龙家的老坟地，这里埋葬着龙家世代代上百口人，坟地毗邻如黛的群山。

深秋的风，凉爽透骨，卷带着湿叶的气息。

龙飞喜欢闻这气息，小时候他和祖母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白发苍苍的祖母倚着那棵古老的梧桐树，给龙飞讲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其中有掘地见母、完璧归赵、闻鸡起舞、岳母刺字、悬梁刺股等故事。有一则故事牢记在龙飞的心底：

有一个富翁，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从小就过着饥饿和窘迫的日子。节日的花衣服，喜庆的炮竹，父母的呵护，这些本该属于孩子的专利，都与他无缘。

最使他难忘并终生感恩的是小伙伴对他无私、真诚的帮助和呵护。只要小伙伴手里有两块糖果，那肯定有他的一半。在贫穷和饥饿之中，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呢？

一眨眼三十年就过去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变了模样。此时，富翁已步入中年。外出闯荡的他奔波劳碌，摸滚爬打，算计别人，也被别人算计，就这样一路风尘地走过来了，成为一个稳健、精明、魅力非凡的男人。一天，少小离家的他动了思乡之念，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回到了家乡。当日，他走遍全村，感谢人们这些年

对父母的照顾，并每家送了一份礼物。夜里，富翁在自家的堂屋里摆桌请宴，赴宴者多是与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好伙伴。

按那里的风俗，赴宴者都要带点礼物表示谢意。大家来的时候，都带着礼物，有的还很丰富。富翁请大家带回，当然，还有自己馈赠的礼物。

正在大家热热闹闹布菜斟酒的时候，门开了，一个儿时旧友走进来。他的手里提着一瓶酒，连声说：“对不起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朋友日子过得很艰难，其情其景，一点儿也不亚于富翁儿时。富翁起身接过朋友提来的酒，请他到身边的座位上坐下，朋友的眼里闪过几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富翁亲自把盏，他举着手里的酒瓶，说：“今天，我们就先喝这一瓶，如何？”他一饮而尽。

“味道怎么样？”富翁问，所有赴宴者面面相觑，默不做声。旧友更是面红耳赤，低下了头。

富翁瞧了一眼全场，沉吟片刻，慢慢地说：“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喝过各种各样的酒，但是，没有一种酒比这酒更好喝，更有味道，更让我感动……”说着，站起来，拿起酒瓶，又一次——给大家斟酒，“来，再干一杯！”

喝完之后，富翁的眼睛湿润了，朋友也情难自抑，流泪了。

他们喝的哪里是酒，分明是一瓶水啊！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感人的场面吗？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吗？朋友不以贫穷自卑，提一瓶水也要去看儿时的朋友。富翁不忘旧情，不以为忤，反而大受感动，情不自禁，以至下泪，这瓶“水酒”含着重如泰山，超越世俗的真情。

龙飞忽觉眼前的窗帘动了一动，他凝眸望去，只见在窗帘连着地面之处，皎皎月下，露出一只粉红色的脚！

他大吃一惊，忽地下地。

只见窗帘微动，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窗口跃了出去……

龙飞也急忙蹿出窗口，翻出院墙。

茫茫原野，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看这身影，是个年轻的女人。

龙飞望着苍茫的夜色，怅然若失。

第一章 将军归来

龙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这是一个凄清的秋夜，秋虫的鸣叫划破了义乌沉寂的夜空，刚刚见到那只粉红色的脚的龙飞怎么能入睡呢？

梅花党肯定是知道了我的行踪，不然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神速，猫闻着腥味就赶来了。

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

来者不善，是什么人呢？

白薇？这个梅花党大陆潜伏组织的女魔头，1963年在北京西山跳崖后，又神奇般地复活，以后又出现在秦淮河畔，指挥策划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行动；行动失败后，又在人间“蒸发”了。这个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的同桌同学，那双深情依依的大眼睛，亭亭玉立的身姿，嫣然一笑的神态，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梅花党的女特务。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在龙飞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曾经遗下许多痛苦的回忆。他不禁想起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一段交往。工人家庭出身的保尔曾救过冬妮亚，与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相识，并有了情感。当他们分手时，冬妮亚怅然地望着如血的夕阳，感慨地说：“保尔，难道我们的爱情就像这将要落山的夕阳？……”保尔听了，默然无语。过了几年，为了修铁路，保尔出现在冰天雪地的铁道上，一列火车停了下来，冬妮亚和他新婚的银行家丈夫走下车。身穿裘皮大衣的冬妮亚惊奇地打量着衣衫褴褛的保尔说：“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修铁路更好的差使，我还以为你已混到什么委员了呢？”保尔对她彻底绝望了。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理念，使两个曾经初恋的伙伴背道而驰。

来者是黄妃吗？这个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小女儿，是活跃在东南亚的梅花党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香港某报记者，背景十分复杂，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二部都有联系。这个交际花是梅花党黄系的重要骨干，人生得冰清玉洁，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煞星。

龙飞又想起去年他在金门岛遇到一个神奇少女的情景：

仲夏时节，金门岛的夜，梦一般的缥缈。

海浪悄悄地袭上海滩，不忍拍击岸边嶙峋的礁石，尽量轻轻地抚摸着它，然后依依不舍地滑下去，消失在黝黑深邃的大海之中。

夜风裹挟着咸涩的味道触摸着海岸、礁石、绿树、野花以及岸边的礁堡、掩体，还有那密匝匝萎缩在岛内的简陋营房。

夜，更深了，可是阿娇还在海中恣意游弋。

这个十九岁的台湾姑娘仿佛陶醉在另一个世界里，她用由衷自豪的目光仔细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富于弹性的胴体；一双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耸的小白葫芦，纤细的腰身，雪白高翘的丰臀。

她从小就喜欢裸游，那时常常在台北府邸的屋顶游泳池里游弋。竞相眨眼的繁星，一弯皎洁温柔的月光，都向她投来俏皮的眼波。她在台北一中时是全校蝶泳冠军，甚至在读台湾大学中文系时，都还没有同学超过她。

阿娇的目光从胴体移向岛中的守军司令部，那是一个坚固的地下建筑。父亲吴奇是守军副司令，他曾是蒋经国创建的208师的上尉军官，1948年移师台湾。一天晚上，吴奇到台北一家豪华夜总会娱乐，被一个叫阿丽的年轻美貌的女歌手吸引，当他正陶醉其中时，几个地痞冲了上去，强迫阿丽跳脱衣舞。吴奇冲上去，打散了地痞，救出阿丽。一年后他与这个台湾少女结婚，并生下阿娇。父亲的俊伟，母亲的丰腴，造就了阿娇魔鬼般的身材和姣美的面容。天有不测风云，阿娇五岁时，一家三口人到台北郊区温泉度假，在山路上，父亲驾驶的军用吉普车为了躲闪飞驰而来的美军军用吉普，冲下山坡。母亲为了保护女儿，将阿娇紧紧搂在怀里，自己的头部撞到一块巨石，登时气绝身亡。父亲深爱母亲，母亲死后，一直孤身未娶，把所有的爱心都倾注给自己的女儿。正值女儿放暑假，父女俩到金门岛度假，吴奇知道女儿喜欢裸泳，就开辟

出一片禁区供女儿裸泳。

阿娇望着掩体里透出的灯光，思忖父亲一定不肯入睡，倚在沙发上看书或看电视，静静地等待着自已归来。他在隔壁为女儿布置了一间华丽的卧室，都是欧式布置，柔软的席梦思床，白色书柜和衣柜，日式拖鞋，鸭绒被，绣有巴黎圣母院图案的白色窗帘；在房屋的一角还嵌有一间精致的卫生间。

阿娇正在遐想，猛然间触到一个软绵绵的物体，她吓得尖叫一声，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男人漂浮而来，她吓得急忙往岸边游，匆忙爬上海滩。

听到阿娇的尖叫，几个持枪士兵急忙跑了过来。

阿娇一见急红了脸，叫道：“你们真是浑蛋！”

那几个士兵看到阿娇白花花的身子，都怔住了。

其中一个胆大点的士兵问：“小姐，怎么了？！”

阿娇用手一指大海：“水里有人！”

又有一个士兵呆头呆脑地说：“大概是鲨鱼吧。”

阿娇用手掩住自己的私处，急道：“你们还不转过身去！”

那几个士兵刷地转过身，背对着阿娇。

阿娇赶紧拿起内裤、乳罩、连衣裙，胡乱地穿起来。

士兵们从水里捞出来的是一个人事不省的男人，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赤着双脚，约有三十四五岁，大陆人。此时他正躺在金门岛守军司令部的一副担架上。

守军副司令吴奇正端详着他口袋里搜出来的一张军官证，上面写着：李强，男，1940年出生，祖籍江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少校艇长，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钢印。

当时龙飞的化名就是李强。

一个军医和两个军护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阿娇藏在父亲的身后，怯生生打量着这个从大陆漂来的不速之客。

“阿娇，睡觉去吧，天不早了。”吴奇爱怜地望着女儿。

“不，我要看看。”阿娇撒娇地揪着吴奇的衣襟。

吴奇问军医：“他怎么样？”

那个肥胖的军医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若有所思地说：“身上没伤，疲劳过度，昏了过去，没有大事。”

一会儿，龙飞悠悠醒来。

“爸爸，快看，他醒了，他的眼睛好亮！”阿娇激动地大叫。

龙飞望着吴奇，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喃喃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吴奇说：“我是金门国军守军副司令吴奇少将。”

龙飞断断续续地讲了缘由：

他跟上级领导有矛盾。生活会上他给那个领导提了意见，那个领导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长期压抑他；他失去了提职的机会，他终于忍无可忍，开枪打伤了那个领导，汹涌跑到这里。最后他提出要求：“我要见蒋总统，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

吴奇点点头，走进旁边一个房间，拨通了一个机密电话，简要地汇报了情况。

对方告诉他，会立即报告蒋总统，立刻把这个共产党投诚人员带到台北，会派人核查情况。

当吴奇回到龙飞身边，正见女儿阿娇为他喂杏仁茶，女儿小心翼翼怜爱兮兮的模样，使他心下一动。

阿娇亲热地对李强说：“多喝一点，你会好起来的。”

龙飞问：“你也是护士？”

阿娇嫣然一笑，摇摇头，说：“我是小天使，从天上飞来的。”

龙飞笑道：“你总有名字吧？”

阿娇俏皮地一笑：“我叫吴素娇，小名阿娇，台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这里度假。”

吴奇轻轻推开女儿，对龙飞说：“我已报告上方，你先睡一觉，天亮有军舰送你到台北。”

阿娇站起来说：“爸爸，我也上这艘军舰去台北，暑假的歌唱班快开班了。”

吴奇笑道：“刚在爸爸这里待两天就不耐烦了？”

阿娇撅着小嘴说：“人家真的有事嘛，过年时女儿再好好陪爸爸，何

况你们这里又是军事要地，要是共军扔几颗炮弹过来，女儿的安全怎么保证？”

“你这个小鬼丫头，不在我身边，你在台北可不要乱跑。”吴奇抚摸着女儿的长发，就像抚摸从天而降的瀑布。

“那当然啦，你还不放心你的女儿吗？”

龙飞对吴奇说：“我还有一个请求，我还有家属在大陆，为了她们的安全，请你们不要在外界报道我的行踪。”

吴奇说：“只要你真心归顺，什么条件都可以商榷，首先对你敢于来到‘自由世界’的气概，我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热烈的欢迎！”

阿娇又撅起小嘴道：“什么自由世界，一点都不自由！”

吴奇白了她一眼：“小孩子家，懂什么！”

“人家可不小了，都十九岁了，有的女孩，十九岁都有娃娃了。”

“胡说什么，回房睡觉去！”吴奇说完，走出房间。

龙飞也不知道何时入睡的，他觉得自己离大陆越来越远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光的轮廓。

龙飞潜入台湾后，在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工作。阿娇利用国民党飞鹰号潜艇艇长居风对她的迷恋，将龙飞带上飞鹰号潜艇，使龙飞很快获悉这一王牌潜艇的情报。

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登艇阿娇牺牲的情景：

登艇的前一天，阿娇来找龙飞。

她没有穿制服，而是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布拉吉裙子，头上戴了一顶时髦的草帽，脸上有两道浅浅的泪痕。

“阿娇，你怎么来了？”龙飞惊喜地问道。

阿娇默默地走到龙飞面前，情不自禁地扑到他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她的泪水打湿了龙飞的肩膀。

半晌，阿娇才缓缓地抬起头，泪眼汪汪地说：“他已经同意了，明天一早就出海，我也一同去。”

龙飞听了，涌起一阵惊喜。

“强哥，你把我抱得紧一些……”阿娇说完，竟昏倒在他的怀里。

龙飞知道，为了这一天，阿娇肯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第二天一早，居风亲自驾车来接龙飞和阿娇，龙飞发现到驾驶座上坐着居风的妹妹居韵。她今天显得心情不错，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裙子，露出雪白的脊背。

打过招呼后，龙飞和阿娇走入轿车，坐到后座上。这时，龙飞才发现阿娇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白色的小挎包。

居风的心情显得更轻松，父母双亡的情绪仿佛一扫而光，他一边开车一边吹着口哨，调子是一首外国民歌。他穿着笔挺的海军军官制服，整理得非常干净合体。

一路上，居韵喋喋不休，一会儿讲述美国的选美大赛，一会儿又讲述法国香水的微妙之处。只有阿娇默默无语，她心事重重，不时用失神的眼睛眺望着窗外的景物。

下午3时，居风驾车来到台湾中部沿海的一个神秘的海军基地，他出示证件后，哨兵放行。又开了一程，可以望见浩瀚的大海。居风把轿车开入秘密车库，然后带龙飞等人走入一个秘密洞穴，下面是海水，直接通向大海，两侧是高高的人行甬道，洞长有十米左右。龙飞一眼望到洞穴的深处停着两艘潜艇，其中一艘艇艇身饰有飞鹰的标志，三个全副武装的水兵正在艇上向这边眺望。

居风带着龙飞、居韵、阿娇徐徐登上潜艇，那三个水兵肃立敬礼。四个人登艇后，潜艇启动，缓缓驶出基地，进入大海之中。

蔚蓝色的天空，雪白的云彩，自由飞翔的海鸥，使人几乎忘记了纷繁的是非。

一会儿，潜艇潜入水中，一直下滑。

居风得意地问龙飞：“李先生，这潜艇的性能跟大陆的潜艇相比怎么样？”

龙飞说：“各有千秋。”

潜艇又行了一程，已是晚上。晚餐比较简单，几个美国牛肉罐，几段香肠，还有面包、奶油、汽水等。

龙飞不想多吃，匆匆咬了几口面包，他趁居风、居韵兄妹不注意，把阿娇拉到一边，小声对她说：“你想法缠住居风。”